

朔月西沉，甫落的夜闌與墨黑密密黏合，恍若所有曙光都被這片深夜靜謐籠罩。

晚空深厚無垠，雖曾印烙萬千星茫，可此刻怕是再也尋不得一絲光燦。

微涼夜風輕撫窗邊微曳的紗幔，吹散一室鶯聲燕語，泛黃燭台上赤紅的燭火柔緩晃熠，將室內男女翻湧的落影拉得越發悠遠，好似一抹印子，叫人難以忘卻。

「如何？還行？」

於床榻半握的女子慵懶問著枕邊人，甜軟媚嗓迴盪那人耳畔，輕得無從滯留。

她巧笑倩兮，纖指撫劃英挺鼻樑，靈動潭淵泛泱星茫，縱使甫盡歡愉，她仍有餘韻與人談笑，甚至恣意索求，直到良人最終沉淪慾念，再也無法逃脫她精心策劃的局內。

一步、一步，再一步。

待嚐盡玩遍，她才肯善罷甘休。抑或是，浮雲輕煙般地，將那人徹徹底底扔在身後，與往常一樣，看作俗物踐踏離去。

玉足愜意晃盪，一襲絳紅依舊華貴，金簪與簾卷於繾綣間琮琤作響，不等枕邊人猶豫，女子淺笑俯身，嬌媚身段主動盤纏，讓彼此再度交纏相融。

伊人浪蕩不拘，恍若今宵即逝，絕美面龐香汗涔涔，似珠淚般浸染男性的健壯身軀，伴隨胭脂軟香，任憑彼此馳騁床間。

直到曙暉撕裂玄青，她這才憶起，今日，可不是個普通日子。

「青瓔、可否再——」

不及那沉嗓語畢，金絲綢緞下纖軀裊然翩起，她莞爾，纖柔細指輕勾習以為常的癡迷，娉婷起身。裹著蜜的柔嗓，朝人輕喚。

「時候已晚，官人，請早歇吧。」

「莫負昨夜良宵，過度縱慾才是。」

儷人赤足，步聲極輕，似舞、似漫行石階。

傾城，傾國，縱使閱盡世間史書，也無法描摹她渾然天成的姣好。

◆◆◆

凡是常流連花街柳巷者，必知青瓔。

青瓔璀璨如輝，無論晝夜，她皆是江淵街坊人人議論的話題之一。

白日她嫵靜溫婉，如閨秀羞赧，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尚未考取科名的小書生，她都願意為其演奏簫樂，但凡人們能想得到的曲調，於她都能上手。所謂琴棋書畫，於她，便是與客人間重要的聯繫。

而當夜幕降臨，她又搖身一變，一雙深邃墨瞳細觀每個停佇妓館的男人，那靈眸內閃爍的盡是男人們最奢望的情愫與哄勸，無論今夜與她共枕的是何人、何種身分，彷彿只要與她一個眼神交會，她便能悉知你最想要的是什麼，一聲媚嘆、一抹嬌嗔，都能死死竄攔住每個魂魄。

至此，再無辦法離開她，離開名為青瓔的囹圄。

十六年前的春節，仍在襁褓中的青瓔在捱過數個雪夜後，終於被這上水閣的掌廚大媽發現。與這妓館多數姑娘一樣，什麼爹娘兄長、親人家人等問題都不是必要，能被個好心人撿去，便是她們生來的福氣。

許多人曾說，青瓔這人生來便是屬於這煙花世界，瞧她七歲起便能將大她好幾歲的小夥子們騙得心服口服，瞧她在床第間如此放浪，瞧她，連懷孕這事都沒怕半分。

她仍記得那是個細雨紛揚的月份，天氣微熱、漸暖，閣裡開始擺放姚黃魏紫，就像她平日身上穿著的那些裙裳一樣，每朵都艷麗得炫目奪人。

而老鴇替她請了江淵城裡還算穩妥的大夫，來來回回看個幾次，確認那盤踞她腹內的女嬰已成形，無法用藥將胎兒打掉。要不，就是生下後，交給偶爾會在街市出現的人口販子；要不，就是丟進江河，像那些無緣成長的嬰孩一樣，盡早投胎轉世。

青瓔沉思一夜，最終決定將孩子生下。

反正要將孩子養大，交託給這裡的大娘婆子便可。孩子餓了渴了，餵點吃食就行，她是這樣長大成人的，沒道理與她同血緣的小女娃無法適應這生活。

是年深秋，青瓔誕下女嬰，孩子哭聲宏亮，且和她一樣，有雙漂亮澄澈的墨眼。她甚至依稀憶起那時妓館的婆子老鴇們是多麼殷勤稱讚這孩子生得漂亮。將來長大，必會與她一般可人。

而她為女嬰起了個名，叫做流觴，曲水流觴之流觴。

爾後，待滿足月後，她又回到流連男人間的生活，無論晝夜，她都不曾與流觴見上一面。

實在沒必要，也沒情願。

比起照料那個小女娃，她更傾心床第廝磨帶來的溫熱，那令她時時刻刻記著她屬於上水閣，是江淵名妓之一。

若非如此，她無法得知青瓔此名，還具有什麼價值，或者說，她究竟是誰。

她連自己都無法照顧了，何來當個母親呢？

◆◆◆

柔荑輕捋鎏金珠簪，烏絲婆娑，青瓔慢悠悠踱步走過廊道，如往常不快，亦不慢。

今日是花草令會，花草令在這江淵花街已是常態，也不知是哪家公子哥兒起的點子，在幾年前她們上水閣也效仿壽春亭辦起花草令會，讓閣裡姐妹也能應個景，沾沾所謂文雅氣韻。

繞過轉角，剛踏下階梯，一道嬌小身影晃入青瓔眼簾。那小女娃正獨自倚著欄邊，晃著腿兒欣賞湖畔。

「流觴？」青瓔率先出聲，側目細睨，「怎不和小紅她們玩去呢？」

她問得自然，注意到小女孩也是經過一番打扮，淡雅素裙搭著簡單小髻，青絲嵌上幾朵槐花，嫩白臉蛋略浮紅暈，一雙圓潤眼眸骨碌碌轉呀轉，像極了兒時她常與姐妹相爭的琉璃珠。

「她們正忙著與齊大爺斟茶呢，可齊大爺說想吃甜糕，還要沾著蜜的。」

小女孩聲線細軟，沒與青瓔對個正眼，只是如實回應，然後退個幾步，不與青瓔過於接近。

這倒是讓青瓔心底閃過一絲潮湧，若沒記錯，這感覺應是所謂的尷尬。

人人都道孩子長得快，這不，才五年的時光，她的流觴已是閣裡人人疼惜的小女娃。

她從不必擔心流觴受委屈，畢竟這裡那麼多人都疼著她、護著她，這丫頭又聰明，才這點年紀，便已能將往返妓館的客人記個清清楚楚。

就像當年的她。

她的流觴，無論是那雙會說話的眼，還是其餘地方，都像極她的娘親。

可打從流觴學會說話起，她聽過她喊夥計張大哥、聽過她用綿軟嗓音喚老鴇陳婆，聽過她喊那些十來歲的小姑娘家們姐姐，就是未曾聽過，她喊青瓔娘親。

與流觴相好的丫鬟小紅曾在兩人嚐著糕餅時，問過她，為何不喚青瓔娘親，青瓔可是那個懷胎十月才誕下她的親娘，怎不與她親近點？

若喊了，青瓔便不是青瓔吧？

上水閣需要青瓔，而非流觴的娘親，就只是這樣。

流觴在提及青瓔二字時，總是格外輕。

似棉絮地，柔軟飄零枯瘦枝桠，童稚軟音遠比想像中飄渺，隨風踏足心坎，但帶不走任何事物，也改變不了她倆從那至此的疏漠親情。

「今日是我生辰。陳婆說晚上會做蒸餃給我吃，青瓔一塊來嗎？」流觴側首，不著痕跡輕拉青瓔袖擺，相當難得朝人湊近些許，「是用豆腐皮包的，特別漂亮的那種呢。」

「不了，今晚我得陪蕭公子，改日吧。」

她轉身，將袖擺抽離，逕自離去。

青瓔走得極快，遠遠地，後頭既沒追趕聲，也無哭聲。

她是個聰明人，不會在此時哭的。

青瓔如此思忖，可那一瞬，她無法分辨這話是對誰說的，是對她、還是流觴？

又或者，兩者皆非？

她無從得知，只知道慣有的頭疼貌似又開始作祟了。

◆◆◆

今日從來就不是普通的日子。

是流觴的生辰，她的流觴，在這日滿五歲了。

可她所能記得的，卻是稍早花草令會裡，那些風雅公子們為她、為青瓔而作的詩詞樂曲，她喝得不多，但幾個時辰下來仍有些乏了，趁中途休息之際，她順勢溜了出來，一個人悄悄略過那笑聲滿盈的廳堂。

曾憶亭臺連夕，流連忘歸途。

興盡君未歸，驀然回首，身醉瓊芳意已融。

是露濃，是殘花，醒時空對春泥映絳沈。

一觥一籌，青花釉裡盞盡半頃圓月，每逢花草令會，整間妓館都會擺滿鮮花，讓這本就濃郁的芬芳更添一股淡雅。又好似，從未有過。

青瓔沒在木廊間停留太久，懷裡揣著幾個月前便委託城裡師傅訂製的銀花簪，輕手輕腳越過那蜿蜒長廊，好在此刻多數人都為花草令會忙碌一番，那蕭公子也因不勝酒力醉倒案前，今夜她是不必擔憂會被任何人逮到了。

算準丫鬟姑娘們離開的時辰，青瓔來到門外，眼巴巴盯著上頭字跡蒼勁的匾額，不知是該先出聲，還是把東西留下就好。

流觴喜歡槐花，喜歡銀簪，可她無從得知，那孩子是否也會喜歡青瓔送的銀簪子。青瓔在門前停滯幾回，難得心神不寧，即使是面對厭厭男性，亦不曾如此忐忑。

她不打算當流觴的母親，更沒意願與流觴過份接近。

但她始終無法忘記，那孩子與自己一樣，都是個倔強性子，疼著痛著都不願與人說上一會，哪怕那人是她親娘，哪怕那是，她在這世上僅有的血肉。

隔著門，依稀傳來微弱啞啞，如涓滴，伴隨花香狠狠敲碎這片寂靜。

——娘親、娘親。

為什麼不願多看我一眼？為什麼不肯多陪陪我？

——為什麼，連我的生辰都忘了？

哐、啣。

銀簪落地，窗邊星茫黯淡無光，一陣急促聲響擾了歡騰，晦暗中幾盞燭光熠熠燃灼，模糊間晃閃過一道人影，一對深邃潭淵與淚光。

青瓔再度逃離了。

如當年小女嬰呱呱墜地時一樣，當那洪亮哭聲撕裂耳畔時，她逃了。

那晚，細雨綿綿。雨下得倉促，下得漫長，青瓔不知在何處踉蹌了，她蜷縮身子，整個人極為卑微地瑟縮在無盡黑夜中，只剩金簪磕碰的叮噹響仍陪著她。

她鬢髮凌亂，視線早已模糊，滾燙淚水不斷沿著那總是笑意盈滿的雙眼滑落臉龐，這被人捧在掌心疼的艷花任憑混亂意識流竄成一條川流不息的河畔，歇斯底里的哭著，喊著。

對不起、對不起。

上水閣裡每個人都說流觴像極了她，也不像她，她又何嘗不明白這道理。

她知道、明白，只是從不願戳破，也沒那資格改變。自始至終，她只是讓流觴誕生的契機，而非母親，或是能將她好好疼惜的親娘。

——從來，便不是。

